三朝要典卷之十四

紅丸

給事中劉弘化議曰

先帝升遐環海慟施仁之未久

皇上踐祚環海慶敬承之有

君凡為臣子知慟知愛而已何忍議惟是

宮闈素積羣疑當機最宜決斷而舊輔方從

哲處之偏善依違若深言就裏機關殊為

可駭李可灼進藥一事終不能徼幸於
皇考夫紅丸者正隱僻奇奥之藥庶民有躊躕
未敢嘗試者也何以聽其公然聚訟復公
然調進耶縱引進根因尚在諉卸而回籍
調理之票出于何人之手即遠不見唐之
柳泌輩近不見王金等所坐法乎舊輔於
此惟有束身席藁屏跡市朝以聽
皇上處分而已其痛懲之則

皇上之孝也其稍寬之而
兩朝覃恩所進階敘廕姑從貶奪則
皇上之仁也若夫道路所傳仗宵小之邪謀翻
移宮之定案則惡極罪大公憤愈深恐更
非舊輔之福矣
史臣曰紅丸之議倡蓋慎行之尤也
尤而效之羣疑滿腹衆難塞胸非借
弑逆以文姦即假名義以挑激夫光

昭
先帝之令德此
皇上仁孝也信如弘化之所謂仁孝非惟誤輔
臣且誤
皇上矣蓋昧心之極不自知言之無當至此也
給事中沈惟炳議曰
先帝在位只一月而歷年三十有九節節凶危
皆人生不再嘗之苦挺擊不遂再變而有

崔文昇之藥迨其中病已篤而又有李可
灼之丸乘之可灼非醫官也囊中紅丸又
非當日諸臣所面見其合成者也即以為
小人無知有僥倖得
君之想而大臣敬慎其事不應以
君父為試藥之人以
帝命為乘急取寵之具且
先帝大漸之際茍非有暗裏通話者安能知外

間有可灼耶縱曰陽九之運適會其窮而
按以許世子之義事後亦當追究乃加賞
馬後又許以病請回籍誰秉
國成寬縱至此又何解於庇姦之疑可灼與
崔文昇輩終當逮問以了人心之惑者可
灼進藥豈誠無因至前即因緣不在從哲
從哲亦曾知之否律于人命一條有主使
有下手有知情況事

仁聖之主處危急之秋手可灼既下手矣從哲
脫主使之律足矣能遂超然評論外耶恐
為
國受過從哲亦當甘之者
史臣曰主使下手等語是明指
先帝為可灼下手矣弑逆大悪此
國家何等事無論
先帝盛德保躬素極詳慎萬萬無此即以

皇上聰明天縱在
廷諸臣濟濟布列乃妄以可灼為下手則傷
先帝之明引許世子為例則傷
皇上之孝非臣子所忍言矣
給事中薛大中議曰
先帝嬰疾鴻臚李可灼不在醫局不明藥味方
從哲身為元輔擔荷良重不加詳慎率爾
妄報至今夕進藥而朝

遐升事屬重大緊關方從哲于是乎不得不為
法受惡為惡認罪矣乃飾辯以為
先帝疾革時李可灼願以紅丸進伊及諸臣以
關係重大不敢輕聽比諸臣恭候
萬安
上問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隨遣中使趨
召因而進藥此其間隱隱一段情形已自躍露
識者知其為遁詞之窮矣夫使可灼進藥

方從哲倡言事關重大未可輕聽則是方
從哲未嘗入告也方從哲未嘗入告
先帝何從知鴻臚寺有李可灼欲進藥耶有
先帝之問則知其有方從哲之告有方從哲之
告而後可灼應
召而入妄意非分之福而以
先帝試也此其情欲葢而彌彰似隱而實顯方
從哲欲辭世子之罪又安從而辭之況辯

疏謂遂同可灼調進同之一字方從哲自
謂與可灼同也又安得以為非與聞其故
而辭之耶雖無弑逆之心跡則無可謝矣
既有弑逆之迹罪又何可贖乎彰大罰以
妥
二帝之靈是在主持國是者為剖斷而已
史臣曰有
先帝之問則自知其有從哲之告斯言所為不

以目擊而以意揣者也煌煌
天語原著親見者據實會奏蓋親見
先帝之問自信無從哲之告耳不據實而失實
欲附和禮臣遂不覺背謬
明旨嗟嗟大中一段情形已隱隱躍露于言下
矣乃反訐從哲辯疏為情形躍露耶
給事中張鵬雲議曰李可灼一丸紅藥立
致

先帝升遐罪在不赦法無可原當是時首輔方
從哲既不能力止可灼于未進藥之前又
不能請逮可灼于
先帝升遐之後迺票以回籍調理若以可灼進
藥為是也又若以進藥致損
聖躬為無罪也忘
君父之讎昧討賊之義從哲之罪誠有百口不
能自解矣

史臣曰引繩批根之下豈有完人況
如黃之口乎如必以進藥為從哲罪
則將使從哲坐視
君父之彌留而不恤乎益鵬雲才足以文姦邪
足以煽黨讒言高張共快一擊寧知
天日開霽之期哉

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方有度陳爾翼郭
興治議曰

先皇疾革之故中外一詞神人同憾孫慎行入
朝抗章誅舊輔以春秋之義痛哉非一朝一
夕之故矣粤自龍漦煽惑足智工姸思以
其屬毛離裏之親暗奸
大統肺腑綸扉辛癸其著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
福藩之國
大本爰定而陰凝氷堅謀乃益棘

慈慶之梃幾入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
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齦道路以目雖其
間相譸相刃厥變千端而癲張差者如出
一口誰秉
國成亂臣賊子接踵矣
神祖登遐
先皇御極反側者愈不自安進文衣之縢進㬥
下之劑進純火之鉛既削且弱佹瀉佹燔

即金石鑄體其能固乎自非包藏禍心互為表裏何以逆節之形者三首尾其間乃竟漫視之而不一置討夫桃園之獄歸惡于盾亦惟以其不討賊也況從而為之地乎鼎革之除復泄泄乎后之封宮之遷而不以

君父為意故辛癸故相厥罪惟均而三逆所憑抑又甚焉但罪在大臣未可擅定若鄭養

性既奉
明旨亟宜遠徙崔文昇必立竿其首于藁街李
可灼當比杖斃于柳泌斯罪孽正天討伸
皇上斯以為人子為人君敷天為人臣也茲春
秋之義也
史臣曰
國家大統豈容輕議既云
神祖剛明

大本爰定則自不必置一詞矣復云謀乃益棘而舉張差進腇進劑進鉛盡羅織於謀之一字嗟嗟謀之棘孰有甚於此者乎至以不重處文昇可灼為罪案則亦造謀之私心而非春秋之指也

給事中陳爾翼議曰有謂進藥一事舊輔實伏有戎心即有謂進藥一事政不足服

舊輔之心而垂信天下後世葢可灼以
天子為嘗試罪固不容於死顧聞之當日可灼
和藥以呈閣部大臣尚有旅舊輔而進者
豈不可昌言排阻明奪姦雄之魄忍以
君父嘗聽之一人乎議者以是虞相輔有所不
受也且所云弒逆不道
先帝當不正其終
先帝既不正其終則為

今上計當日宜何如共圖討賊必期伸
國法以雪
國讎顧
嗣登大寶稱
有道聖人業二載於茲一旦忽蒙以不討逆之
迹其將謂
今上不獲正其始乎議者以是虞傳之天下未
必信垂之後世益用疑也引繩批根情罪

未愜千秋以下曲揣今日之光景或將為
吾
君惜慙德焉傷
國體而貽
君羞關係匪淺故于公單之外補述所聞以備
叅酌
史臣曰識人必量其所受當可灼和
藥時尚有閣部大臣旅舊輔而進者

而以紅丸獨罪從哲其受之予慎行何以出此則亦爾翼所云傷
國體貽
君羞大無人臣禮矣

給事中郭興治議曰天下之惡至弑逆而極若情委是實自合據法推繩倘不然影會不明不白之言輕附不赦不原之罪非所以示天下後世也如紅鉛果傷生毒藥

從哲果包藏禍心
先帝憑几之際
今上在側百官在旁何宮中府中皆坐視
君父垂危而寂不一語以救止乎則遠引不嘗
藥之經
聖孝且為虧損近舉不糾舉之法舉朝皆當究
問恐此重大之案非從哲一人可結也意
者

先帝天性篤孝又禀賦素怯遂毀以滅性羣臣
倉皇抱鬚冀緩須臾登遐而不虞紅丸之
不靈也使從哲堅持不進
龍馭亦竟上賓可灼向人曰吾肘後有起死回
生之丹輔臣不肯進
御是忍視
君父之死而不救也從哲又何以自解乎至票
擬李可灼一節極為顛倒所以自貽其戚

也處分輕重
聖明自有主裁

史臣曰似是之言最易亂政如慎行執不嘗藥之經是也然竟不念羣臣倉皇進藥於大漸之際是豈不嘗藥例乎且臣子必欲以不嘗藥為從哲罪則如虧損
聖孝何與治據理以斷可破萬世之疑矣

御史王遠宜崔呈秀周邦基揚新期李懋
芳朱泰禎議曰
先帝疾危各官進
宮問安聞可灼亦隨至
宮門外言有紅鉛可救危證諸臣商議俱有
難色大家慎重從哲與各官一也暨面叩
皇考言及輔
皇上為堯舜則已發

顧命矣欲進紅丸諸臣承命商確再三以進總

欲救藥望

先帝霍然其一念忠愛從哲與各官一也謂有

心投不効之藥必非其然惟是

先帝上昇可灼詎得無罪乃止票回籍調理則

法所不載而人心為不平其何解于人之

疑哉

御史江日彩議曰可灼既奉

先帝召用危急之頃非真見定力善識脈藥者不敢發一言其眞愛真弑逆一時在事諸臣必有能窺其微者出此二者惟庸之一字足槩之誅討不加而賞銀馳驛尤為可訝唯逮可灼正罪以結進藥一事以服天下人心

史臣曰愛則非弑逆弑逆則非愛直一言而決耳乃曰在事諸臣必有窺

其微者何得為此語以惑衆聽乎至
云誅討不加則其附和諸姦之心事
有欲飾而彌彰者矣
御史倪應眷議曰許世子不嘗藥直書曰
許世子止弒其君輔臣方從哲於春秋之
義亦聞之熟矣李可灼非精醫之士紅丸
非續命之丹
朝廷非試藥之地悠悠忽忽漫無主持而聽可

灼獻無妄之藥于
至尊紅丸連進
九五賔天曾不聞上引罪之疏中討賊之義而
反行賞姦之典其何以自觧於人言計惟
自恕自艾席藁待罪聽我
皇上生死之崔文昇李可灼親自下藥之人與
不嘗藥者情罪百倍三尺寧容少貸駢斬
猶有餘辜

史臣曰紅丸之進因
先帝之召用非試藥也可灼之賞奉
先帝之遺命非賞姦也
先帝原非傷于藥而膠執許世子不嘗藥之例
何其謬誣與
御史李時榮議曰方從哲進藥一事真千
古不決之疑然而有必疑者有斷乎不必
疑者必疑者何用藥者與薦用藥者誰為

進
御誰為推較此
宮闈邃密之事倉卒危急之時非躬親目擊未可以意想臆度祭也此聽之口誅筆伐千秋以後事也不必疑者何用藥不效矣非惟不效且速之斃矣即非有意亦屬誤投即非造謀亦屬嘗試誤可赦手試可嘗手乃非惟不能正其罪又從而賞之至迫

於公議僅票回籍此何心也此從哲之罪不容逭者也若夫李可灼原非院醫妄言投藥據稱病源治方甚悉何竟輙投遽至殞生無方無製未審藥所自來此與崔文昇輕下剋削之劑同一機竅所宜早正刑章者也

史臣曰即此疑之一字未可以當下立斷也以揣摩億度之心料

宮闈遂密之事一則曰不決之疑再則曰聽
之千古此
國家何等大事而時榮竟欲于疑不疑間定
之哉
御史陳保泰議曰臣于舟次聞
光宗皇帝之變李可灼進紅丸臺省糾劾票回
籍調理臣知從哲無辭入口矣當日進藥
時諸臣若韓爌張問達俱親見其事今從

哲援兩臣為証且
旨云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是
皇上又身親見而明知之便可釋羣疑矣以為
弑逆必不受也然則
先帝居深宮何以知灼有紅丸而使進之乎
先帝疾革召諸臣入內
玉几導揚彌留之時從容凝定可灼有藥此必

衆議時左右近習聞之

先帝以進凡人有疾雖知勢不可為聞藥可起疾亦勉強服餌以庶幾萬一之生特灼不宜輕試耳故罪從哲進藥從哲有辭若罪其不正可灼進藥之誅從哲無辭也若曰從哲弑逆難掩必

先帝真有被弑之事而後可嗚呼幾何不輕誣

先帝哉

御史陸獻明議曰舊輔方從哲職在百揆
謂宜老成自主務保
皇躬破散陰謀獨肩國是
先皇帝之不豫也紅丸一進灑泣攀
髯更賞其姦幾成漏網豈李可灼為典醫之官
乎豈紅丸為
先帝對證之藥偶然不驗乎彼可灼固自有莫
逭之辟在從哲豈必有其心而後執其咎

耶

史臣曰事可疑始論心紅丸之事無可疑也至曰不必有其心而後執其咎更何道以自免矛誣人至此何其刻哉

御史張文熙議曰此事惟問進藥之是不是弒逆之真不真而已如藥不當進也則大廷廣衆當日不聞有昌言止之者如果

是

先帝召可灼或者叅情可以定罪乎如弑逆果真也則當直窮到底罪不止削奪未必有此心也或者傳疑不如傳信乎惟可灼輕易嘗試之罪而票之回籍調理誰司政柄而顛倒若此不討賊而賞姦此從哲自貽今戚也至崔文昇敢于進泄藥更重于可灼而姦並當極刑見保護

聖躬當以輕付匪人為戒也

史臣曰慈情可以定罪是也夫倉皇

彌留操藥物而進之以冀

君父之一生非情乎共此迫膓皇顧疑影政惟

原情而可無罪耳雖文昇可灼猶將

寬之乃謂從哲賞姦哉如云未必有

此心文熙已為從哲昭雪之矣

御史張汝懋議曰李可灼何物么麿文昇

既誤用峻劑而可灼又投以熱藥致
皇考驟爾賓天死有餘辜迺當事者不亟置之
法僅聽其回籍而賞不追罪不論此輿情
所久抱不平以為難容漏網者也職讀禮
臣綱常疏維大分于二字讀堂官信史疏
凜直筆于千秋痛定思痛固應有此一段
議論可灼妄進丸藥悞在
聖體非庸醫殺人者比合重擬以垂永鑒文昇

投藥均悞罪應不在可灼下若夫人臣秉
國諒同愛君之心今追論事後而嚴責備
之義其亦何辭如云弒逆咀呪則罪莫大
焉非臣子所能堪也
御史姚應嘉議曰
先帝哀勞成疾證勢誠急宜與典醫者倍加毖
慎李可灼何人輕以紅丸進用論者謂丸
性熱

先帝之崩灼實速之斯時罪一可灼豈不詞嚴
義正乃僅令回籍不幾小慈昧大義乎倘
指為弒逆非臣子所忍聞亦天下所未必
信速寘可灼于理至崔文昇罪不在可灼
下因議并及之
御史施[illegible]議曰從哲親承
神祖憑几之言以輔翼我
皇考當此憂勞損神宜何如慎重者乃違豫之

缺

者以其為庸也而盡略之可乎若曰弑逆
從哲起家制科位極東班獨相七年蒙
恩甚渥
皇祖何負于哲
皇考何負于哲
皇上又何負于哲而為此犬豕不食之事職不
敢謂其然也

史臣曰紅丸之非鴆易知也汝懋以

為妄投應嘉以為輕進豈真以可灼有死法哉畏邪焰而姑甚其詞耳然終不以弑字加從哲也則揉所云天理人情之至而已噫以天理人情言尚謂可深罪者哉

御史溫皐謨議曰李可灼進紅丸一事何辭狂罔若坐以弑逆而并坐舊輔必當時諸臣親見其事確知其謀有證有據可以

對

皇上可以質後世然後為

國討賊不然此何獄也而莫須有斷之乎史

冊一書傳之萬世稍有揣摩附會何以安

先帝之靈乎

九廟況

皇上所身親者

乙夜之觀倘浮其寔將無悔是哉

史臣曰善乎臯謨之言此何獄也而莫須有斷之乎夫莫須有者尚疑其有也若以紅丸為弑逆則通國知其無矣造此議者不太甚耶

御史馬鳴起議曰許世子欲愈父之瘧無弑心也然進藥而藥殺夫子加弑焉懼天下後世之以君父為嘗也況藥曰紅丸原非正方孰莫甚焉

性復燥毒非心所甚安其忍冒然獻之吾
君乎且聞之内醫皆臨時製造非御員不敢司
方非内局不敢進料凡以重
至尊之體防置堇之姦也
顧命元老豈其見不及此乃抱愈疾之心而冒
嘗試之罪乎按前代有柳方士事
本朝有陶眞人事要皆
主上自喜丹物非臣下所進然且方士真人皆

罹不赦之重辟垂青史之斧鉞況文昇尚是內官可灼安從薦進常刑常赦自有法司在

御史劉芳議曰李可灼試不對證之劑僥不可知之福法應重辟崔文昇方

先皇哀毀之際萬幾方殷攻瀉突加此中不無機關罪在李可灼上至若臣妾億兆下陳豈患無人冶容伐性敢為輕嘗損

聖德而速

聖疾蓋與文昇張差總一線索而狡謀尤為叵
測流竄何辭舊輔身莞綸扉肺腑鄭戚寧
負

先帝負

皇上而不忍負鄭戚坐視逆節之著而無一問
罪之詞何辭以謝天下萬世耶

史臣曰罪可灼文昇舊輔者其本謀

也而必牽合于冶容伐性張差線索

肺腑鄭戚蓋不如是無以搆

宮庭之難端樹朋黨之旗幟爭底定之首功

噫諸姦設心如此目中尚知有法紀

耶

御史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議曰

先皇帝一朝風露遂泣

鼎湖追惟其際則有崔文昇進泄藥一事而復

有李可灼進紅丸一事寔為之祟紅丸何
藥誰為製之誰為進之而又誰為保之若
之何其以
帝體嘗試耶此時立拘可灼而駢斬之曰汝何
以紅丸當鴆毒灼其何辭并拘文昇而駢
斬之曰汝何以巴連代斧斤昇又何辭乃
計不出此而票賞金票回籍謾無究詰無
惑乎天下臣民悲鬱憤懣愈久愈深而愈

不能釋然也今日討賊之舉何煩再計獨
若推究當日秉
國之均者何人引賊而進者何人其有心無
心則在不可知不忍言之間耳今
聖德如天即不至以不可知不忍言之事坐
顧命輔臣然為輔臣者痛念
先帝登遐之繇追思許臣子不嘗藥之義宜力
請於

皇上亟討二賊以明當日原無庇姦之心次即
引身席藁辭恩還廕倖及寬政然後返其
初服退居首丘以謝當日昏昧模稜之罪
即一時公議千秋信史未必盡平亦庶幾
先帝在天之靈或可少安
皇上無窮之孝思或可少慰而天下臣民或可
少謝耳
史臣曰斷獄者必須辯駁到底使人

俯首無辭何得謂有心無心在不可知不忍言之間耶不可知不忍言則亦莫須有耳究詰模稜夫亦先自暧昧矣

御史蘇琰議曰

皇考賓天李可灼情狀屢疏已盡尚煩衆議者為處置可灼而已職私為之說曰灼有賜死之情無典刑之獄者也於

皇考之脉既診矣徂落之欵欵諒亦隐隐指間
灼倘稍知慎重當出與御醫諸人商製未
為不可蓋灼之心妄意其真能起死而遂
躁率進之愚妄極矣為灼謀當死以灼自
為謀亦當死因愚妄應死之愆從故入極
刑之典
先皇有顧命有受遺加之曰非正寢使株連曖
昧諸臣藉手快牛李之私將我

皇上之視寢問安遊聽風聲皆以為不能照管
乎哉故謂灼有賜死之情無典刑之獄也

御史楊維垣議曰

先帝當年所感是不起之證紅丸不進
龍馭亦昇而謂因之遂崩可乎況李可灼詣閣
者數日
先帝何得不聞聞之欲服以求生於萬一而當
前不進稱慎重矣忍坐視乎又安知今日

之追論不轉悔為靈丹仙藥乎惟是可灼既進無妄之藥自宜受無妄之罰而處止回籍終難服人耳時歷二載不為不久穆穆布列不為不多雪雠討賊獨後乎宗伯而甘與逆儔久共天地是何不忠者之衆耶若以承前啟後之

先帝而不與以考終以義盡仁至之

皇上而忽加以不孝又匪臣子所忍聞矣

史臣曰不與

先帝以考終一語足以定紅丸之案矣慎行何
嗛於
先帝而必欲造是獄乎則亦蘇瑛所云株連曖
昧籍手以快牛李之私而已

御史馬逢皐馬鳴世議曰事無兩是之理
七年秉政之相臣弗能討賊但當議貴議
勞而必不可謂其無罪法有一定之條三

番行逆之姦黨敢于濟惡皆屬可誅可滅
而必不可處以偏輕伸此公議不汙青史

史臣曰三案詆誣線索則一此直私
心附會比周者之誅耳乃曰伸此公
論不汙青史噫其汙青史可勝道哉

御史侯恂議曰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證紅丸一進
鼎湖隨泣鴻臚非診脉之官紅鉛非對病之劑

庸醫殺人法當杖輕易用藥嘗試
至尊當坐何律然則李可灼之罪真百口莫贖
矣然而孰實主張之非方從哲乎身為元
輔
君父生死忍聽小人嘗試甚至舉
朝攻發而仍票回籍調理之
旨明示優容庇奸如此欲無同罪得乎論進封
則累

皇祖以亂命之失是為得罪
皇祖論進藥則陷
先帝以正終之恨是為得罪
先帝論移宮則貽
皇上以垂簾之禍是為得罪
皇上人臣有一於此足以正不忠之誅矣顧
廟堂之力持而速斷之也
史臣曰可灼之進藥恂何所見以為

從哲實主之票
旨回籍遂議其當同罪茲何說乎至云
先帝嗣服未幾頓嬰羸弱之證夫病至于弱豈
其頓嬰尤悖謬之甚矣

三朝要典卷之十四

三朝要典卷之十五

紅丸

御史沈猶龍錢士貴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錯亂極矣可灼么麽狂妄粟粒紅丸誠為躁進而相臣固元老也使知

天子之身不可嘗試必召而諭之曰

國家典衣典冠各有主者醫非汝司何敢妄言方術今與汝約效則惟汝之功不效則

身首異處可灼自量必逡巡退也奈何漫無主張徒委之中使之趨召王杯一進
鼎湖載泣
遺詔賜金承
恩恐後人人欲剸刃於可灼之腹而反得回籍調理之報夫醫者尚須調理乃能調理
聖躬哉相臣胸無義憤性能容姦三尺之法不伸九天之讎不報使今日青史早成董狐

記事必且首罪相臣而相臣必自傷曰我之哀矣自貽伊戚欲辭趙宣子之惡名不得也可灼正兩觀之誅而相臣聽千秋之議

國體不當如是耶李可灼優游里居罪人見在崔文昇爰爰免脫一面難寛騈軒藁街足快神人之憤矣至如

宮闈大故至性所關杜釁消萌斷以安静為

上策而事後窮追非
宗社和平之福也

史臣曰猶龍等謂進藥一事從哲漫無主持已明知其無他矣而必曰董狐記事欲辭趙宣子惡名不得蓋亦牽於浮議而不自持耳

御史吳甡喻思恂樊尚燝議曰鴻臚寺官李可灼素非御院之官又乏倉扁之術突

進紅丸殊可疑駭庸醫故用律在不赦似
茲不開方不嘗藥
會典昭然敢於故違其意尤為叵測所當亟
正刑章以洩神人之憤以報
君父之讎者也但可灼一么麼小秩耳丸藥未
進之先何以得聞於
大内
光帝忽崩之後何以僅票其回籍不行討賊反

加之賞舉動顛倒元輔方從哲於是乎無
以自解矣從哲為
顧命元輔
皇祖憑几之際實以
先帝付託方祈
萬壽之無疆何遽一月之不保既不能豫消闖
宮之先梃又不能慎用彌留之狂藥所當准
其自

請追奪階蔭以謝
皇祖遺命以彰
皇上大孝至千古直筆大義攸關據實紀載業
奉
明旨所以嚴斧鉞於今日而寒賊膽於將來凡
屬臣子有同心焉
史臣曰言紅丸則已耳而必先之以
闕

宮之克挺葢當時持議者之心類如此也夫
人相勒以為說雷同乃甚奚議之能
為
御史蔣允儀議曰李可灼進藥彼時王安
舜持疏劉叅內有誰為薦李可灼者進紅
鉛一丸
光帝服之不豫等語已為相國立一罪案矣乃
一揭再揭嘵嘵致辯即據稱可灼見伊于

內閣自稱有紅鉛藥可救危證因令與衆
共議久之不決而問安
大內之時
先
帝因問有鴻臚寺官今在何處遣中使趨召
夫可灼若無因緣何敢呈身內閣輔臣先
令計議
先
帝隨有詢問事豈適逢機有專遂此自辯乃
自承矣至

貴妃停封
選侍移宮二事千古綱常名教所關不待智
者而後辨閣臣但無二心便有專力若稍
猶豫即是逢迎而方且依違首鼠欲却欲
前無奈禮部之執奏而始為從臾無奈科
臣之詰責而強為催
請明明佐逆步步黨姦而宗伯以漫無主持濡
遲不進相責猶寬之矣若謂弑逆之事非

臣子所忍言而

皇上之待舊臣始終有禮則如其所

請削奪官階祿廕或與鄭養性並論各遣歸原

籍

史臣曰方

先帝不豫時中外惶惶望

聖躬即安可灼進藥之事遂有流傳

大內者從哲辯疑甚明允儀乃謂必有因緣

事非適逢欲加之罪患無辭乎以確然可據之言斷以為必無以茫然不根之語執以為必有允儀真以一時黨同之論遂可欺天下萬世之公論哉

御史劉徽李玄議曰

先帝冷落青宮四十餘年

福藩母子朝夕固寵一時肘腋之姦伏而伺

覺從哲曰侍左右豈無心知乃聽鄭氏之進美女也而不聞諫止聽崔文昇之用泄藥也而不聞商確聽李可灼之進鉛丸也而不聞考究致

先帝以女蠱之極繼以毒餌須臾不救輔臣為人主之家相凡宮府內外之事皆如吾一家之事不得推於不及知亦不得諉於不能為不根究張差之主使是成姦也猶可以

神宗之命藉口至女謁之入明投以伐性之斧
而曾不拒止此何說乎不速揭封后之非
紀是附燄也猶可以
光宗之旨為詞至昇灼之藥立從
皇考之賓天而反行賞賚又何說乎除崔文昇
李可灼各宜入身首異處之大辟以謝
先帝外方從哲引以許世子之律例亦宜重加
褫職奪廕以為人臣不忠者之戒

史臣曰

先帝以哀勞成瘁其非文昇可灼之故易知也

乃至修怨傾謀黨同附餱幾令

純孝之至貽玷千秋至舉

福藩横口誣巇則又諸姦開釁

宮闈之本謀矣

御史王大年議曰

先帝大漸時三公九列具在問視可灼進藥非

昏夜不及見聞之事使知紅丸能鴆人也
則諸大臣宜力止之何當日寂不聞一語
使不知紅丸能鴆人也則亦大家悞而已
矣總之
先帝之疾固臣子所不諱而輕進紅鉛自有李
可灼執其咎事何嘗不明白易見哉
史臣曰紅丸豈真鴆人者哉當日問
視

先帝有三公九列在苟腊之毒何不聞一二出
　言止之即云誤亦大家誤大年此言
　真一時之定案矣
　御史周宗文議曰
光宗皇帝不中於闌入之梃而中於療疾之藥
　薦可灼者知之乎不知之乎知之則故不
　知則誤惟是無有薦則可而細覩其辯疏
　支吾鶻突若為自解又若為可灼解顧終

不可解既薦矣又何辭焉使夫子而在不知書法何如姑以俟諸主持若階銜詹叙纍纍若若於心安乎則以角巾私第怨艾終其身即不為許世子庶幾矣

史臣曰宗文謂從哲辯疏支吾鶻突遂無解於薦此真支吾鶻突之言也

先帝原非傷於藥而曉曉然究論從哲之薦則亦朋比之私衷耳

御史吴其貴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有原

其下疑有脫字

其而寛之者則謂在廷諸臣當

皇考彌留之日誰不思多方調餌以幸其一劑之中可灼和丸一進其情未必不出於此而其執恨成疑者直謂可灼粗心大膽不

念

聖躬安危重大輕投紅鉛況先經崔文昇用泄敗傷元氣之後復有此溷進不可知之藥

物
皇考安得不立逝於當夜也文昇可灼不足誅
也方舊輔
顧命元臣此何等事也不加持慎輕聽細人以
御藥為嘗試者耶至于
皇考升遐舊輔果有忠憤之心自應立置兩人
于重辟何為一發南都一票回籍調理何
以謝

皇上何以抒中外臣民之痛恨也舊輔輕忽不
謹致悞
聖躬亦何辭于事後之定論必欲以弑之一字
加之則當日勛閣部院諸大臣目擊耳聞
自當有言共明心迹毋令此段公案晦蝕
于情面也今合以李可灼崔文昇比子殺
父律擬以極刑
宮庭之事區區影響之談安足與禆實録

史臣曰其貴謂
先帝彌留可灼和藥以幸一中似亦了然于當日進藥情事者而乃以不立置重辟為舊輔罪又欲坐可灼與文昇以極刑是何其前後自相矛盾乎

御史張應展議曰李可灼進藥一事議者有謂論心可灼似可以無死職直謂據事可灼必不得在宥蓋

辰字之誤

國家無原心之例
君父豈僥倖之人李可灼不得不為法受罪者
也至方從哲責以進藥時何不慎重昌言
以止彼猶得曰問安諸臣具在一時望
聖疾之瘳人人有同心不受也惟是藥投矣
鼎湖革矣可灼罪狀著矣為元輔者或聲言其
罪請付司寇或直陳始末以聽
聖裁可也胡為多賚之金票擬回籍調理是何

政體是何處法身秉
國成而刑賞顛倒如此即令從哲今日清夜
自審當亦悔前事之非矣自貽伊戚又誰
咎哉

史臣曰一進藥也論心則可無死據
事則不得宥將安取憑焉應辰謂刑
賞顛倒將必如此始不顛倒與

府尹沈光祚等議曰

青宮之梃張差以風癲蔽罪紅丸之藥李可
灼以賚予酬功相提並論無心有迹舊輔
即百喙何以自解即愛舊輔者人百其喙
又何以為舊輔解也豈
皇考在天之靈寔不逞於舊輔而即假手於舊
輔當票擬時嘿奪其鬼令之辯窮於無可
辯耶不則貲即去國等於大臣重辟死囚
蒙以殊賞夫人知其不可舊輔雖手足忙

亂乎不應倒行逆施至此極也儻僅僅以
公膺崔李伏法了事亦猶之横挺入
宮以風癩二字結局恐未足以謝
九廟而塞天下萬世之口也舊輔顧衾顧影悔
愧自處或有不止於歸蟒玉還恩廕者然
非職等臆度所能必也至信史宜如之何
昔春秋之書趙盾也說者曰惜也越境乃
免則今日之寬舊輔也抑亦曰惜也彼一

時也重處李可灼庶可有辭
史臣曰進藥何事果其無他輔臣何
尤如有他也豈重處可灼遂可有辭
乎是處
君父大事加罪於人即可謝責也尚敢言信史
哉
甲午給事中方有度奏曰臺臣徐景濂有
疏票擬者欲宣付史館似若以史爲一人

一家私物不知史者紀載必核一時之實
予奪必合人心之公非但史官所不能私
筆削實亦
人主所不能私是非者也今宣
先帝
聖德考終中外所知是矣正惟中外所知能宣
李可灼不進紅丸乎
皇考不服紅丸乎方從哲不賞姦乎李可灼不

予告予臣同官彭汝楠疏票擬者引證輔
臣夫
皇考在日得虛疾是矣正惟
皇考得虛疾所以崔文昇不宜進下藥今試問
文昇果應否進下藥
皇考果應否服下藥恐輔臣韓爌等不敢任也
皇考上仙之遠輔臣之心必有惕然追悔其不
能致慎者奈何引輔臣之親見以寬文昇

之罪耶兩番票擬何以心服中外垂信後
來
上曰國史傳信萬世但當據實直書李可灼已
有旨處分這所奏併付史館參酌
史臣曰臣覩景濂之疏正以史非一
人一家之私欲實紀之為
先帝昭盛美且以傳信天下萬世也有度何正
言而反倒用之耶且以輔臣親見之

[illegible]實事多方抹殺而以道路風影之虛
[illegible]聲一味文致豈不巧於中人哉[illegible]
七月庚子給事中霍守典奏曰[illegible]
先帝以堯舜之主一月而[illegible]
升遐馭說者咸歸咎于崔文昇之用涼藥以洩
[illegible]其元氣李可灼之用紅丸以助其邪火且
[illegible]因而責備舊輔臣謂始也不能防君側之
隱禍既也不能止小臣之倖心究也不能

討二臣用藥之誤
明旨處分于輔臣則曰票擬大輕又曰朕念
兩朝舊臣歲久又曰事關
國體不必苛求雖未加以斧鉞之誅而一字
之嚴姦臣之心膽已寒矣可灼孥解究問
罪人斯得公論可明惟文昇未經究問令
再發遣南京刑法不無稍失其平臺省諸
臣參文昇者不一有謂其誤用涼藥泄瀉

太過以致

先帝不起者又有謂受人主使而以數片之吹咀代張差五尺之梃者臣雖未敢遽信然未經究問毋論無以服天下之心而慰

先帝在天之靈宮中府中均有三尺之條在可灼解之而使來在文昇遺之而使去亦何以服可灼之口哉況文昇果有他腸罪不止于遺如無錯誤罪不至於遺而爰書未

成罪名已定亦且無以服文昪展辯之口

臣謂當與李可灼併付法司嚴審究問如

奏辯已明當日所用何藥所合何方同進

藥者何人

先帝何證何不明白執奏抄傳天下乃以一時

不明不白之語滋天下萬世之狐疑耶

史臣曰守典謂可灼逮而文昇止於

發遣是真欲斃文昇矣試執塗之人

而問所以黜文昇之故寧不為
先帝累予夫事如衡論事如權衡今又以文昇
之藥與張差之梃同類而諺語曰繇
繇不絕織成網羅此之謂也
辛壬太常少卿高攀龍奏曰近日禮部尚
書孫慎行論舊輔方從哲一疏關係甚大
隄防甚遠方從哲之罪非止紅丸其最大
者乃在交結鄭國泰國泰父子所以謀

先帝者不一始以張差之梃繼以美姝之進終
于文昇之藥而方從哲力左右之培植其
為鄭者鋤擊其不為鄭者一時若狂知有
鄭氏而已此賊臣也討賊則為
陛下之孝而說者乃曰為
先帝隱諱則為孝此大亂之道也
陛下多讀書精義理此心常明自能辨之果其
辨之則如方從哲鄭養性大義豈容不討

何可一日復令居
輦轂下耶
史臣曰有其事而含忍不言是為隱
諱若夫造無為有是汚衊
朝廷而不忠之大者反以隱諱責人乎且攀龍
欲
皇上多讀書精義理夫為
先帝辨謗訕明考終正義理之大也奈何為此

迷謬之論乎

甲寅

上允孫慎行回籍

史臣曰慎行此行亦自知其辭之窮

矣未幾賁緣大拜

廷推首列豈報復之舉不得志於前日而圖

肆謀於揆席耶

睿照難欺不蒙黜用卒以公論既定旋加削奪

日月照臨之下魑魅無所施其伎倆從前作僞

竟何益哉

丙辰南京給事中歐陽調律奏曰禮臣孫愼行憲臣鄒元標先後參論舊輔方從哲二疏總期明綱常信史冊懲往毖今植君臣之防塞亂賊之膽正在今日不可少者然必如禮臣之言蒙之弑逆之名而加減門之禍無乃已甚乎蓋

當作褎

先帝不世之令主不彌月而
賓天此薄海內外所人人盡傷心者臣在里門
亦聞道路紛紛之口卒之徐聽人言亦未
必盡然也惟是李可灼明以藥嘗試方從
哲哀如充耳至崔文昇之處治未盡厥辜
而滿
朝憾不即誅可灼且票擬回籍調理更使得
徼賞五十金揚揚書錦即愛從哲者何以

代為之辭耶臣謂可灼罪應不赦而從哲
則宜削其爵階録廕以為人臣不忠之戒
上曰這事情已有旨下所司
史臣曰調律既知禮臣之言為已甚
且曰徐聽人言亦未盡然似尚有是
非之心者又謂明綱常信史册豈非
顯以謝公道而陰以附喻詆之習耶
南京給事中徐憲卿奏曰今通國所指孰

有如鴻臚寺丞李可灼之進藥而
鼎湖隨泣臣且不必于常理之外揣可灼有鴆
君父之心即據樞臣會奏疏云閣部大臣皆言
紅鉛性熱恐
聖體虛弱受不得補可灼隨出成方證之也何
為及諸臣猶未敢以為可進也可灼入
宮即傳乳和藥以進也又何為況是日
先帝對諸臣言輔

太子擇

壽宮始欲少休既而復

召言復有倫有序似乎未大漸也胡為乎夕飲

藥而朝

上昇乎謂非此藥促之不可臣觀素封主人有

庸醫謬投劑死其童僕婦子尚欲批其頰

吐其面而市辱之嗚于官猶有誤律今以

么麼小臣妄希榮擢過徼非望視

萬歲若孤注而祇供其僥倖之私真膽大包天
矣昔
世宗朝有方士胡大順者妄製藥物假于仙箕
所造
上疑之以問徐階階力言其詐且曰此輩無賴
小人輕進白鉛意極叵測竟下獄論死夫
大順于
世宗未有虧損而法猶如是況藥誤投于

至尊効則可灼冐

上賞不効則

先帝受實禍此而不問何以遏小人垂涎無忌

憚之心何以明

君疾萬分當鄭重之意或逮或遣無再計者也

史臣曰出方證藥和乳調進原出

先帝之命且

先帝至德天縱神明了然乃致疑于尚未

大漸

壽宮諸語又何為者茲皆悖謬之極至以方士

為喻益不倫矣

原任鴻臚寺寺丞今挐問犯官李可灼揭

言可灼因

先帝臨御時

天顏瘁弱兼聞

聖諭頭目昏眩四肢軟弱不能動履又見邸報

所載用藥寛緩科臣楊漣疏云當今諸臣
中知醫者講藥等語因思臣有三元丹每
試輒驗欲以方藥進呈
聖裁以備御醫酌用遂于泰昌元年八月二十
五日見閣臣言進藥之意閣臣曰此豈等
閑事今方具揭
皇上勿輕用藥何得為此須與各衙門議會諸
臣入

朝問安灼隨至思善門衆議良久聞
聖恙大漸而退至二十九日灼在本衙門忽中
　使旗尉數人傳說
先帝召灼用藥灼驚惶急檢丹藥衆人攙促趨
　入至
殿門外時有英國公張惟賢閣臣方從哲劉
　一燝韓爌等十三臣俱在問灼曰藥可帶
　來灼曰藥雖帶來聞

聖恙已危何敢用藥諸大臣曰
皇上還明白遂入至
先帝
御榻前
先帝形瘦神脫氣喘聲喑語不能辨須中使申
諭方省向灼云快救我快救我伸手
命灼診脈灼遵
旨畧診

先帝云爾係何藥臣始取本奏

上云藥名三元丹是紅鉛秋石人乳辰砂所製

先帝云皆補養之藥可速速用我好大加陞賞

灼進曰乞赦臣罪方敢用藥

先帝云你只管用不妨害你灼不得已遂同十

三臣退出候取乳汁自服一丸乃眼同調

藥一丸捧

進時日已晚

命灼等
殿外伺候少頃傳
諭云先時手冷今漸温熱又屢傳云身上和潤
寧帖安寢遂宣十三臣進見
先帝喜曰真靈丹真靈丹今用藥後比先前大
覺不同先時心慌時刻不能待朕今心上寧
帖喉中亦不痛身上覺温和或顏色亦不同
十三臣同聲稱賀云委與先時不同

先帝云這些須藥怎麼這等效你說我聽灼曰
聖恙乃元氣虛損今藥內紅鉛乃童女元氣秋
石乃童子元氣乳乃婦人元氣惟人身真
元氣能補人真氣正氣生則邪火退是以
有效
先帝云你為何不蚤見我灼云小臣不敢輕易
進見
先帝云到此時爾敢救我是箇真忠臣是箇真

忠臣遍謂十三臣云你們俱是忠臣又云朕
今七日不睡得着我睡一睡纔好
命灼再用一丸灼云每日只用一丸不必再用
先帝云此藥我覺着好只管再用灼云
皇上既命再用待大遲遲酌用又命賜十三臣
及灼表裏銀兩
命賜飯燒割隨同十三臣叩頭謝
恩退出

殿外中外傳
先帝思進膳灼云且勿進膳但用人乳又傳出
先帝云外官有此好藥着明日陞他卿又催用
藥灼云再遲遲用傳諭藥力覺盡
聖體復弱屢催用藥遂同十三臣如前面調一
丸
進用訖
命十三臣各回衙門辦事令灼

殿外伺候良久傳問欲進米飯灼曰可但不
宜用肉味時將酉矣傳說
先帝安寢令臣出去明日蚤來灼出謂灼不當
輕易進藥灼始終慎重並未曾具本
上進
先帝宣召始進用藥耳
君父瀕危共圖救挽與方士平時進獻者不同
謂

先帝何以召灼灼實不知灼疑必中使之左右
先帝者聞灼與大臣商議進藥之言見
先帝病苦奏
知召灼耳謂灼不知醫脉希圖僥倖三元丹灼
穩知其必效者斷斷非敢漫試
先帝甫用一丸而元氣頓生虛火頓減數日不
睡不食者安睡思食非我
皇上與十三臣所耳聞目見者乎謂紅丸微熱

不當復用一丸紅丸性兼陰陽與參芪等
藥不同且秋石性寒人乳甘緩調劑適得
平和初當
先帝火盛之時服之不煩燥而且寧定其明效
也但
先帝
聖意已值氣盡血枯故日已至未纔歷三時藥
力覺盡而

聖體遂弱藥雖有效能接氣於如綫之時而不能續命於既熄之後耳懇乞我
皇上追想當日情景再質十三臣如灼言一節虛誑願甘誅戮

史臣曰可灼小臣也而得與九列同
賜表裏賜燒割此曠世之知遇可灼意想不及者豈非
先帝之衷實應且喜而獨斷獨行以至此此當

日情景固臣工所見且聞也而後乃
執為從逆罪案何耶噂沓背憎猶謂
有人心乎

三朝要典卷之十五

三朝要典卷之十六

紅丸

十一月丙辰刑部問過犯人李可灼發遣

依擬

主事劉志選奏曰自古姦雄之亂人國必先以門户私人密置要路以朋比為姦而又恐公論不容則托之薦賢為

國之美名以文其植黨營私之織迹始以擁

戴繼以把持終以要挾甚至以事權之必
不可假者強
人主以必從而後跋扈不共之事可惟吾所欲
為而莫可誰何
人主之事權孰有大于卜相者爭相之未定輔
臣或得以衣鉢之故護持簸弄其間未有
欽點已下新參數人而猶假公薦以樹私交借
補牘以冀反汗如首輔葉向高之要

君無上者也臣狂瞽獲譴里居二十載一旦荷
皇上環命備員南曹
計典甫完尚在席藁而偶接邸報見向高連上
二疏謂枚卜肇舉而首推原任禮部尚書
孫慎行次推吏部侍郎盛以弘俱不蒙
點用覺于大典不先連篇累牘必欲續用一人
而後已味其語意似欲
皇上推敲兩臣中而所重全在慎行以弘不過

公孫洩之意也竊意何高非喪心病狂焉
得悖戾行錯至此臣一腔熱血恨不獲請
上方之劒斬其頭而萬里孤踪惜無從借擊賊
之笏扺其頰誼不共戴敢出一言糾正之
夫慎行以
兩朝簪履之遺荷
皇上特達之遇宗伯重任屬望良深慎行莫展
一籌無端發難自倡為不嘗藥之論而妄

疑

先帝不得善其終更附為不討賊之說而輕詆

皇上不獲正其始自非會議諸臣各秉公心無

偏無黨追我

皇上獨持

乾斷不貳不疑將令德考終之

主被燭影斧聲之誣而

泰昌一朝實錄幾為千古謗史矣若慎行者真

所為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向高身為
元輔不聞一執此言卒令以百足之虫生
還里閈近復以三窟之免謬與
廷推
皇上羞以為臣與衆共棄嚋不仰日月之照魑
魅潛踪而向高寧負
皇上不忍負慎行一疏再疏不黜不休曽不思
政府何地宰執何官慎行何人誣

先帝以不獲考終何罪而欲令漏網之憸臣得
厠足揆席以玷
綸扉哉
皇上之不用慎行雖云採之于輿論斷之以
宸衷庸知非
皇考在天之靈其式憑之而尚可一意左袒公
然要挾甘犯無將之誅而不顧耶記曰見
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臣用是

不避斧鑕干冒
宸嚴伏乞將臣疏
勑下九卿科道會議向高有無植黨是否要
君總之隻手難逃百口莫辯立刻將向高罷斥
以為大臣狗私黨姦欺
君罔上者之戒

史臣曰慎行倡為不嘗藥不討賊之
說

兩朝慈孝過佚弗先
綸扉何地而乃陰謀僥倖於其間耶一疏再
疏不黜不休此計得行邪焰尚可撲
滅乎志選之言直鋤其根矣
癸亥二月癸酉給事中王志道奏曰
先帝登位之初臣下已有望
聖體清羸而進保身之疏者三十年叢脞一旦
盡報雖已不豫批發者猶日至數十每哭

臨未嘗不慟絶積弱也積勞也以及大漸至孝勵精卓越千古直謂紅鉛暴崩有不得正其終之疑又臣之大痛也然則李可灼可無罪乎曰奈何勿罪也凡良醫必知時日大漸在即方進補劑士庶猶有庸醫之律况

至尊乎但非殺人之藥與進毒者異矣不嘗藥者謂藥中有毒不可嘗也若尋常之劑何

憚不嘗國人何至生疑許止何至自殺而聖人何加以弑逆乎非人情也

史臣曰善乎志道之言

先帝積弱也積勞也其自不豫以及大漸實勤瘁致然臣子不為頌德揚美而以罪輔臣從哲故忍被以不令終之名胡弗思已

三月甲寅御史霍鍈奏曰春秋討賊之法

身無存殁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乃有
以愛
君父之過遺誅討之公舉數十年窺伺之姦久
已敗露人人所切齒腐心啖其肉而不得
者一旦為之解脫盡淨凡為臣子中夜思
之忍乎不忍乎敢乎不敢乎借曰為尊者
諱為親者諱春秋法也此亦謂失在君父
臣子不忍誦言特婉其詞云爾若夫

皇祖
皇考于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
義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懿美之不暇有何可諱若夫禍蘊于歲月之已
深難發于居處之狎習情不及覺事不及
防此亦
先帝適遭之不幸非有曖昧心跡難以顯示於
人者則又何嫌何忌而必使

兩朝實録強為亂賊還就而大失其真乎如謂
召對宣諭之後遂無可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
不見於
大寶既登之時乃不幸而寔有此事也此即善
為諱者必不能謂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
而並進于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
久而益著豈在人情疑似之際懸虚而□

缺

乎又其甚者

三王並封一揭陰陽迎合于

國本未建之時此固亂賊戎首久為人所唾

罵而不齒者亦復比之洗日虞淵之華然

則崔文昇李可灼之藥不又與黃歧秦越

人爭秘神樓矣乎則尤臣之所大不解也

史臣曰鍈既知

大寶既登則人心之繫屬可知文昇可灼之事

不待辯而知其無有矣乃曉曉焉謂
善諱者不能為之諱夫事之無有又
何待諱乎惟中外有耳目臣民有心
知所以是是非非至今昭明耳
太僕寺卿高攀龍與王志道書曰人臣為
國當杜漸防微懲前毖後不宜為亂賊脫罪
為
君父種禍如張差制梃美女代劒先進熱藥繼

進泄藥以
紫禁
青宮之中忽有荆軻聶政之入於飲食男女
之內行其斧斤鴆毒之謀其事彰明較著
中外共知雖欲諱之孰得而諱之諱之一
字是為亂賊設護身之符今加以誣謗二
字又為亂賊立箝口之法
皇祖威福在手妙于調停是

皇祖身上事

皇考仁孝根心妙于隱忍是

皇考身上事

皇上

祖考在念妙于處分是

皇上身上事若夫臣子君臣之義君讎必報君

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烏得以討賊者遂

為謗君傷

皇祖之明害
先帝之義使天下更不敢開口說亂賊也王大
臣以優人誤入
禁地未嘗知貫高之謀而以比進美姝進熱
藥進泄藥一切實而虛之所以為亂賊則
善矣所以為
君父則吾不知也志道復書曰書中首揭美女
代劒先後進藥不過言弑

君之實耳然當時大臣在左右者十餘人總未有一人言弑為實者此何等事不信親見而信傳聞乎弑

君之事實則不言亂賊者為諱弑

君之事虛則不言者第不誣之耳何諱哉誰護而誰箝哉

甲子十二月丁亥御史周昌晉奏曰天下事如平衡然低昂一差便隔千里諸臣以

偏勝之心就一成之局如議進藥則處進藥者之不詳慎已耳而蒙之以弑逆加之以主使引經斷獄以古案附會今事而

先帝正終之道亦不光矣信史一段斷難曲筆附會家庭父子之倫即慱人功名青史衮鉞之嚴復修人嫌怨此時不剖破更復何待所當明白宣示以定不易之案

上曰移宮進藥事迹自明令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

史臣曰紅丸信史一段是昌晉已先發之矣其言以父子之倫博功名借衮鉞之嚴修嫌怨此二語尤橫議諸臣之鐵案也雖甚有口弗能辭矣

乙丑二月癸未寺丞徐大化奏曰臣紀之當植也書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敢作威作福蓋大權不可旁落太阿戒於倒

持此自古藎臣忠佐所為凜凜奉行者也

乃先年枚卜

皇上允廷臣請業已點米國楨等數員邪黨以

非所擁戴之人紛紛疏揭至再至三必欲

強黜孫慎行而後已幸

聖聽

天定堅執不允不然將使鼎成有被誣之

先帝而熙朝有不討賊之

疑聽之誤

疑盜之誤

天子矣至極其邪謀又裝成一段非常欲以欺
天下而誑後世臣子所忍言乎
史臣曰一揭再揭剌剌不休此當事
者何心豈非樹私人以為赤幟地耶
昔人云薦賢為國又曰予奪還之朝
廷乃今視為一家之器也衆寔有口
胡可弭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奏曰

先帝至性天成體素清弱當
皇祖遐升之初哀毀踰禮飲食不時幾務煩殷
勞苦為甚以致夙疾陡發荏苒委頓理所
必然而悠悠之口致疑於
宮掖之太盛豈臣子所忍言夫
先帝即位不二旬而疾作十餘日而不諱女謁
而病耶煢煢在疚之時而溺情女謁季世
之辟所不為也病而女謁耶岌岌不起之

際而女謁是殉千金之子所不屑也況
先帝以千古純孝之衷當四海托重之日乎甚
矣影響附會者妄也伊時以誤用下藥歸
其罪于崔文昇
先帝猶口授
皇上傳諭諸臣以爲原有風疾因勞致甚大小
臣工莫不欽承此當日
父子

君臣出口入耳繇衷根心之言亦
至仁至明危而不亂之證足盡破從前狐疑之
　說矣何為復有向後蛇足之口也先是元
　輔方從哲等疏
請早建
　儲嗣以奠
　　國本並
請如期

視朝以慰羣心及聞病日增劇慮且不測卒九
卿科道官問安
寢殿再申
建儲之議跪求望見
嗣皇清光此際此情臣子之心益百迴腸而後
敢一啓口也
先帝矍然首肯出
皇上於榻前並承

顧命有輔導
皇子為堯舜之
旨是
先帝業以天下授之
皇上業以
皇上託之輔臣矣且云
壽宮要緊者再此其旦夕莫保之情景羣臣耳
聞目見者誰不願得長生久視之方延

萬載無疆之壽李可灼復神其藥之奇驗羣臣
無不思幸一試而莫敢先發遂流聞
禁中有
旨召可灼進藥少頃
傳諭稱進藥善戒姑退勿去
褒賞有加日昃復
傳諭進藥可灼難之謂曰止可一九強之乃再
進一丸而退詰旦昧爽而

龍馭上賓矣夫
先帝病係勞弱則可灼紅鉛正屬對證況迫以
先帝立侍之
嚴旨可灼安能不進藥
皇上與羣臣亦安忍不令可灼進藥特無救於
大漸之勢耳即今日豈遂忘傍徨無已之
情哉孫慎行自隔年之後起自田間突興
大難之端借題紅丸誣

先帝以受鴆之慘加從哲以弑逆之罪片紙傳
播旋奉
聖旨舊輔方從哲素稱忠慎
皇考彌留李可灼進藥原出
聖意卿言雖忠愛然事係傳聞併進封移官等
事當日九卿科道官多所親見還着據實會
奏以釋羣疑其李可灼輕易進藥不能無罪
着併議來說該部知道吏部尚書張問達削

去前段止將卿言雖忠愛以下半段發出
並改會奏為會議以啓邪黨之附和以示
指鹿之姦謀承望風旨者欲殺人以媚人
左避亢鋒者不信心而違心饒有半吞半
吐之詞多屬畏首畏尾之論獨黃克纘王
志道徐景濂汪慶百等明目張胆連篇累
牘侃侃鑿鑿足砥一時之狂瀾定千秋之
銕案時非

皇上天語親傳有
皇考進藥亦昇天不進藥亦昇天之
旨邪黨窮追不已羅織之禍勢且燎原而不可
撲滅矣至可灼情出迫切似亦未忍深求
乃業知
睿照難欺輿情難奪猶瞞心昧己故遣戍以存
不了之薪火亦太毒而狡哉太可灼之心
果出於毒

先帝耶即肢解不足盡其罪果出于愛
先帝耶則遣戍寧不重其冤
先帝之逝果出於毒耶不獨從哲當任其咎果
不出于毒耶何為從哲偏受其誣噫慎行
之心路人知之矣不過以丁巳被察從哲
實在政府黨人乘其悻悻從旁唆弄日以
報復為謀一旦死灰復燃遂爾急不擇音
並思假借題目陷衆正以悅黨人可以立

取大拜耳孰知
天鑒昭昭枚卜首推竟以紅丸之故斥而不用
小人心勞日拙亦復何益此實録之當確
者二也繇今而論孫慎行斥矣李可灼之
遣不可不還也何者情無兩是理本相因
也抑臣又聞鄒元標鍾羽正當日亦各有
疏入
告而秘不發抄兩臣立名非真晚節不振委身

門戶敗壞生平其秘疏不抄必陰附鬼魅之說而又欲明逃非刺之外也韓爌會議之疏足破一時之謊何以元亮罪惡貫盈猶爾倒身庇護說者謂良心難昧是非各不相掩也至如江西監生楊惟休泰昌日錄一書草莽一介何從而記注

朝廷之起居且刺及

宮廷之隱微中閒語意閃爍稱述舛錯非潛

按意指則揣合頓笑真無忌憚之小人豈
非
聖母衣冠之玷哉伏乞
皇上
嚴諭監修纂修諸臣將未完
神祖實錄從實記載將已完
先帝實錄再行磨勘並將公忠發憤如劉廷元
黃克纘王志道范濟世等與假借誣衊如

當是世字

王之宷孫慎行楊漣左光斗等一應章疏
單揭備細搜録與臣疏一併宣付史舘務
存公案以垂信史庶是非邪正開卷瞭然
其于
三朝聖德
慈孝深衷光大闡揚所裨不小矣奉
旨　具在挺擊案中
史臣曰疏中言前後三案詳悉備至

洞徹肺肝矣大凡姦人舉事皆起于
借借文昇而
先帝有兩旬不用藥之諭借可灼而
皇上有進藥出
聖意之諭復轉而借從哲而
睿照難欺輿情難奪姑戍可灼以存不了之案
是詞愈遁而愈窮心愈勞而愈拙也
君父豈報復私怨之資弑逆豈獵取功名之徑

良心不死清夜難逃議論既明
國是亦定
先考正終
皇上正始
先帝正慈
皇上正孝天下萬世了然明白所謂聖人復起
不易斯言此之謂公論此之謂信史
洋洋

聖謨昭垂萬世非小臣所能揄揚萬一云

七月癸亥南京御史李時馨奏曰紅丸一事坐在用藥之不慎何以必推極於弑逆以致

先帝之心不得慊於

賔天之日而尚舉梃擊之誕妄移宮之線索並欲借以居功借以定策更借以植黨也則是非可謂明矣然必待今日而始明也是

厥初自欺其議論以欺
主上而并欺天下後世者也
上曰勿欺二字為臣子第一義令各悉心盡職
以佐中興
十月乙巳少卿劉志選奏曰人臣事
君如天所藉以聯堂陛而效忠藎者惟章奏一
途即言未必得當而事務期核實故聖門
垂勿欺之訓而春秋謹無將之誅況職總

禮曹事聞
君父無端以古今未有之變橫加于令德考終
之
主如原任禮部尚書令為民孫慎行者哉慎行
以進藥不效罪舊輔方從哲也不過任風
聞之訛以為弇石之計也不足責也而指
紅丸為鴆毒以弒逆加從哲也是以不令
終誣

先帝以不討賊謗
皇上也罪不容于死也夫
先帝當彌留之際
皇上與顧命諸臣顲
天無從百身莫贖適鴻臚寺李可灼手持紅丸
自修為長生之藥而
先帝明問下及又若藉為續命之珍諸臣即明
知其無益然亦能諒其無他方無有執末

達之見而從中阻撓者慎行不生于空桑
藉令設身處地必不以是為從哲罪案而
況可為莫須有之說耶然而
皇上
明旨下部猶謂其言出風聞着九卿科道據實
會奏正以當日情形多官親見姑候衆論
之僉同以定一代之實録而至于慎行挾
私造謗罪在不赦宜付之法司而足也惜

乎時覆奏諸臣議不及此以致

命下之日僅坐可灼以不詳慎之罪而慎行竟漫無處分豈可灼以為慎行鮮嘲者耶從來是非無並立之理刑賞無偏廢之權

顧命元臣既毫無犯上之疑竇則造謗宗伯自應伏加等之上刑誰為秉成而令漏網即慎行鼠竄歸里亦不自意寬假之至此矣自此舉一失而于是倖冰山以護身者不

做不休思衣鉢以善後者不奪不饜枚卜
則巍然首列矣擯棄則連請續黜矣公論
切齒則云東林翼戴矣以致元惡大憝如
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輩盤據要津濁亂
朝政驅逐善類引用私人同己者進異己者
黜臣于天啓三年備員
留都因見舊輔葉向高力薦慎行誼不共戴
具疏糾正有請

上方劒斬佞臣頭之説乃向高神通廣大尼之
使不得上而抑且先發制人自非
皇上明降德音云南部屬具疏未上的姑不究
則臣且不知死所寧有今日乎惟是紅丸
一案流傳青史所關切于
聖德者固不在梃擊移宮之下而慎行挾私逞
臆汚衊
皇上者實出王之家楊漣左光斗之上臣為紅

丸而阻謗臣之倖進為謗臣而糾去輔之
庇姦此臣一點血誠為綱常起見所以報
先帝而忠于
陛下之職分伏乞將臣前後二疏特
賜省覽
上曰孫慎行紅丸一疏借題報復已有旨削奪
劉志選前後二疏宣付史館以備採擇
史臣曰慎行無端發難已見棄於輿

論枚卜首推所謂百足之蟲非與志選有疏而抑之使不得上幾何不為隻手之障天也是非終必明刑賞終必定

雷霆一震黨類盡消

皇考在天之靈實式憑之矣

三朝要典卷之十六

山史又云發紅丸者孫慎行而張問達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助之既首糾李可灼則始於王安舜可灼以罪譴無庸論孫慎行蹤朱意在方從哲非為可灼而云棄不執之罪鎖奸臣逆賊於異日則正論也既黃克纘言可灼輕事之罪辨許世子說頗有理不可廢鄒元標謂從哲當時依違既不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其無心無以解人之疑周朝瑞責之尤然然此從哲所以不能辭也若如孫慎行坐以未遂之罪則已甚矣總之鄭養性之治容久伐崔文昇之攻泄總投光宗大漸之時紅丸進亦崩不進亦崩而可灼欲恃其區區之藥冀幸萬一以希不世之賞亦可謂愚矣舍養性文昇而獨罪可灼豈為得其平者乎

三朝要典卷之十七

移宮

泰昌庚申八月戊辰

上諭禮部曰

選侍李氏侍朕謹慎勤勞賢淑聰敏德度方

正

皇長子生母薨逝之後奉

先帝之旨委托撫育慈愛視如親子厥功懋焉

着封為

皇貴妃所有合行事宜爾部作速具儀來看

已而欽天監擇于九月初六日行

庚午

上召閣部九卿科道官至

御榻前諸臣叩頭問安畢上言保

保下必有脫文

諸事

上曰

父皇在日曾將
長子令
選侍看管
選侍生幾男胎不存生幾女胎止存一女他
疼他他疼他益指
選侍疼
皇上而言也隨將
皇上出見

上又言

皇五子亦無母亦是

選侍看管傳

皇五子出見又

命封

選侍為貴妃

史臣曰當

皇上沖齡

孝元太后暨
孝和太后相繼賓天顧復無人
先帝奉
皇祖之命委
　選侍以撫育之任
先帝遴擇之意良匪輕焉
　選侍承茲
寵命護視有加上慰

貽燕之心遠媲鳲鳩之德
先帝所以有進封之諭也乃權璫搆煽羣小附
之幾成
宮闈之釁幸
皇上英明仁孝照映千秋據禮補封幸光
遺命不匱之思維則之烈具見之矣
辛未
上再召閣部九卿科道官於

乾清宮

上御東暖閣倚榻憑几

今上侍立諸臣問安畢

上命諸臣前連

諭云朕見卿等甚喜又云朕在東宮感寒證調

理未痊值

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繁悲傷勞苦朕不進

藥已兩旬餘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

今上承
旨再申前諭又
諭封
選侍且
諭速封禮臣孫如游奏曰臣等面覲
天顏耳聆
天語惓惓
聖志惟以

選侍保
震器國本為重臣等自當仰體但臣部前奉
聖諭上
孝端貞恪莊惠仁明媲天毓聖顯皇后
孝靖溫懿敬讓貞慈參天胤聖皇太后尊謚加
封
恭靖端懿溫惠郭元妃
昭肅恭和章懿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經告竣若論先後次序宜俟四大禮
既舉之後若論
皇儲之保護關係甚鉅而撫育慈愛厥功之
懋已明諭中外則
選侍之封惟恐其不早即從該監之請亦未
為不可
上曰着照該監原擇九月初六日舉行
甲戌給事中李若珪上言

冊封
選侍此
皇上追奉
先帝委托之
旨至孝也念切保護元良全賴李氏早
冊封以隆付托至要也但禮莫大于分分莫大
于序前
聖諭上

孝端顯皇后

孝靖皇太后尊謚尚未舉行加封

郭元妃

王才人為

皇后皆未告竣此與

冊封

選侍次序既已昭然則其孰先孰後亦自昭

然乞再

諭閣部着並四大禮俱擇吉舉行務使先後有
序即相隔一日而禮制行
大典光矣
史臣曰禮臣謂保護
皇儲
冊封惟恐其不早科臣謂保護
元良早
冊封以隆付托則

先皇在日皆未嘗言
選侍不當封也乃
鼎湖方泣而種種誣衊直欲背
遺言而興大獄何也他日
皇上曰欺朕幼冲陷朕不孝諸臣其何辭以對
是日
上又召閣部九卿科道官時疾已大漸諸臣叩
頭問安畢

上傳冊立
皇貴妃諸臣以冊立
東宮對
上因顧
今上命諸臣等輔佐為堯舜又
諭及壽宮諸臣以
皇考山陵對
上自指云是朕壽宮諸臣同聲對曰

聖壽無疆何念及此

上仍

諭要緊者再

九月乙亥大學士方從哲等率諸臣哭臨

皇考大行皇帝于

乾清宮畢即請叩謝

皇上良久未出諸臣力請之

皇上始出諸臣叩頭畢遂擁護

皇上出
乾清宮門外至
文華殿先叩謁
皇上即正
皇上位行五拜三叩頭禮呼
萬歲乃起諸臣以即日
登極請朝服以待
上曰例行

郊祀諸大典禮未行于禮未協禮部具儀以聞
是日王安乘
先帝升遐思擅威福而
選侍侍奉
先帝時安素以不加禮為恨與義子汪文言科
臣楊漣周朝瑞惠世揚道臣左光斗等深
相結納時密議于直房計傾
選侍以洩夙憾而移宮之議生稱制垂簾之

說起矣
史臣曰垂簾稱制千古不幾見之事
我
朝家法嚴肅前代所無
選侍何人遽敢萌此妄念不過王安揚漣諸
人内外合謀互相煽播以為不重
選侍之罪則其功不奇故構此釁端為立取
尊膴之地耳不知

父子相繼
天位久定亦何功之與有離間
宮闈妄居定策此寔天理之所不容而王法
之所必誅者也身陷大辟名污青史
蓋即于此肇之矣
是日吏部等衙門尚書等官周嘉謨等言
殿下暫居
慈慶已卜日

登極自當移住
乾清宮矣從此
宮闈嚴邃外廷逈隔臣等即有保護
聖躬一念何能自遂所恃
先帝存日面諭臣等有待封
選侍李氏可以託任保護之責臣等不勝慶
幸第前此朝夕
先帝左右防閑嚴密今

先帝賓天矣在

選侍雖有撫養之心自不無形骸之隔近議

先帝梓宮安設于

仁智殿

選侍李氏或可移住後殿萬一此地不可居

則近

乾清之別宮亦無不可

史臣曰此九卿科道公疏也既曰

先帝面諭
選侍可任保護之責則諸臣必無疑於
選侍矣乃以漣等一言之嚴弄羣起而攻之
是不信
先帝而信漣等也豈不悖哉
御史左光斗上言內庭之有
乾清宮猶外廷之有
皇極殿也惟

皇上御天居之惟
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
大行皇帝賓天
選侍李氏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
而
殿下乃居
慈慶不得守
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

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
于
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于
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有不可者儻及今不
早決斷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寔武后
之禍立見于今日誠有不忍言者矣乞收
回
遺命令仍守選侍之職速移置

一號殿中庶幾宮禁清而名位正矣奏入
上諭移宮已有旨名封事既云尊卑難稱着禮
部再議來看
史臣曰甚哉小人之譸張也
選侍煢煢女嬪聽威福于
主上即一王安能窘迫之有何權勢而以呂武
擬耶夫
選侍不呂武則逼移

選侍者不得言功羣姦既欲藉逼移為定策
則不得不指
選侍為呂武然竟不顧傷
先帝在天之靈虧
皇上罔極之念也為此言者亦不臣甚矣
署禮科給事中暴謙貞抄參曰
選侍李氏之請封
皇貴妃也

先帝所以彌留顧命者以
今上震未繼離應有保姆時為勖顧耳今
大寶既登矣上有百霊之所呵護下有百姓之
所擁戴亦何用此婦人女子而必加以尊
稱為予聞李氏亦非忠誠愛國者也
宮闈之禁祕雖不敢妄為猜疑而揭帖之喧
傳寔槩見處心叵測萬一封典得行則事
權或假事權一假則滋蔓難圖慎始慮終

顧名存法事屬可已抄出寢之
史臣曰科抄之欲停封非體也非孝
也且既云
先皇帝託以保護
今上功豈可泯
遺命豈可不遵至云處心叵測滋蔓難圖何其
誕與
丁丑禮部進

冊封
皇貴妃儀注并啟九月初六日辰時
皇長子即
皇帝位二禮難以並舉合將
冊封吉期另行選擇
上諭另議具奏

戊寅

上因九卿科道之請

御批移宮待擇日即行

己卯給事中楊漣上言自

先帝升遐人心危疑謂深宮中有

先朝

選侍欲儼然以母道自居外託保護之名陰

懷專擅之寔大小臣工心切疑之故力請

陛下暫居

慈慶宮者寔有鑒

皇祖鄭貴妃之事欲先擇別宮而遷之然後奉
駕還宮此臣等之私願忠于
陛下之深心也今諸臣靜俟五日
登極已定明白矣既登
大寶豈有
天子復偏處
東宮之理而怙恃寵靈妄自尊大者猶逼處
于其間種種情形寔為非分非法抑將惜

皇貴妃名色遂目無
幼主乎貴妃虛名耳
冊立雖係
先帝遺命開恩尚在
今上新綸以今日天地神人共主即
皇祖與
先帝之伯叔兄弟俱在稱臣之例
兩宮聖母若在亦必加以

皇帝尊稱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無妄恃舊恩曰我貴妃
我哥兒以
冲年作此大不敬語宜
勑命恪遵
天語立刻移入
一號殿養老自便是為守禮安分當年郭春
女得幸從來外邊猶能傳之無得多生傍

顧可矣是日王安手持揭帖入授一紙即
排
選侍揭也箕踞怒罵有如今還要我叩頭等
語科臣范濟世等相顧駭愕獨楊漣左光
斗等欣然受之同聲忿詈力以排
選侍為功
史臣曰楊漣云
選侍非嫡母非生母固也然記不曰父有愛

妾沒身敬之而不衰乎禮不敢齒君
之路馬而郭春女之言豈宜出諸臣
子之口若漣者真無人臣禮矣
大學士方從哲等上言昨吏部等衙門公
本及御史左光斗本請
選侍李氏移宮已蒙允行但
嗣登寶位定于明日禮成之後即當移居
乾清宮決無再回

慈慶宮之理其
選侍必須先期移宮方為妥便聞大內
仁壽殿規制宏敞堪以久居伏乞即刻傳示
速令搬移臣等及百官謹於宮門立俟批
發奉
御批移于
仁壽殿即日搬移于是
選侍不待輿從倉皇徒步僅一姜昇手抱

八公主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被安擄而李
進忠劉朝田詔等俱被王安誣稱盜寶立
刻下獄拷掠羅織併及侍父矣

史臣曰

選侍之在
乾清宮蓋以侍
皇考之起居也
皇考鼎湖方升

皇上玉音未降
選侍安敢擅自離居覲于即日搬移之
旨一頒而倉皇徒步片刻弗停則其毫無占住
不出之意可知既已移矣而擄其簪
珥逮其隨從并其生父皆致之死彼
王安者抑何敢于無日無天至此極
也
辛巳大學士方從哲劉一燝韓爌等以內

官李進忠等輾轉相攀株連無已請自科道所指數人外有告發平日罪過者宜令該監與東廠從容訪寔徐為議處庶幾人心不至惶惑事體不至紛紜奏入

未允

給事中惠世揚叅方從哲十罪三可殺内言

李選侍原為鄭氏私人麗色藏劒且以因緣

近幸之故欺抗
先聖母為人臣子不共戴天從哲獨非人臣乎
反受劉璲李進忠盜藏美珠夜半密約必
欲封為貴妃又欲占住
乾清從哲何心滅絶人臣禮至此疏入
上以風聞輕詆責之
史臣曰世揚依附王安布功定策一
則曰鄭氏私人麗色藏劍一則曰欺

抗

聖母不共戴天過為挑激之言以行其離間之
術天理人心澌滅盡矣
癸未御史張潑上言連日以來捉獲多少
大璫試問諸璫來歷強半皆
鄭貴妃之私人不然則
李選侍之近倖也
先帝訃聞之始中外紛紛告言謂

選侍素讐于
新上之主母付託非人旦夕恐有別故
先帝誤命及此蓋寵異李氏之故藉付託名色
以為名封之地流言徧布揚帖抄傳大臣
長慮却顧一切
宗社大計令臣等慷慨言事是所望於
顧命諸大臣也
史臣曰自移宮事起諸姦之所以詆

誣

選侍者不遺餘力矣然未有敢謗及

先帝者今潑乃目誤命曰寵異

李氏藉付託為名封地種種狂誖之言更出

諸姦之上其視

先帝果何如主乎若潑者真所謂無人臣禮者

也

袁化中亦上言曰

先皇彌留之日閣部諸臣於門視後皆為
聖躬孤危慮遠共議移宮以防萬一首輔亦為
首肯且草一揭以示衆欲各衙門公為保
也及各衙門疏上而首輔之揭反又入袖
中矣事在不疑尚懷觀望直至大家喧爭
迫而後上識力之定者如是乎
戊子曹應魁等一本為電察寬抑以昭法
紀事內有郭春女同心腹劉遜姚進忠等

同謀暗進
先帝銀五百兩求討
皇上與之看管等語刑部尚書黃克纘即日上
言
宮闈事祕臣不敢知但思
先帝何如主哉
即位三五日即捐四百萬金為犒邊濟邊建
三殿之用其不為財利動心也四海所共仰

矣其以
皇上命李氏看視蓋以其生男女數胎又生第
四
皇子
先帝召見時曾與閣部諸臣明言之李氏若愛
己所生則鳴鳩之哺其愛必均此或
先帝命李氏看視意也如曰進銀而且暗進則
其事影響不可信況可形之章奏見于邸

報使

先帝冒不白之疑哉臣竊謂曹應魁等當加責

罰而斥逐之勿使入宮得肆謗議則

皇上之事父母兩盡其道而以稱于天下曰大

孝誰云不宜奏入

未允

史臣曰是時內外煽播中傷

選侍誣蔑

先皇無所不至矣此疏為保全纂白之始犯忌
觸姦詞嚴義正厥後身為射的而侃
侃不回力持正義
聖孝光昭
先靈妥侑端有賴矣
錦衣衛北鎮撫司掌印千户梁慈等疏奏
拷問過劉遜招稱與李進忠劉尚禮姚進
忠王永福鄭穩山等隨從

李選侍挐帶傳代珠寶頭面寶石等物及李
進忠劉尚禮逃匿情繇

刑科給事中魏應嘉參看得李進忠劉尚
禮二犯俱係偷盜宮中傳代寶物錢糧緊
關人犯也伏讀
明旨已經挐獲如何又逃據該衛題云未經接
出預先逃走則在內必有透漏消息之人
在外必有囊槖窩穴之處二犯房宅遍滿

京師親屬應多弟侄非貧窶孤身可以逃脫
者且進忠等大膽狂心原係首謀天發其
姦倘縱而不獲豈可使渠魁漏網應緝衙
門如有畏忌欺罔代為支吾出脫弁髦法
紀故抗
明旨者定行一併參究抄出嚴之
戊戌御史賈繼春上書輔臣曰天地之大
德曰生帝王之立極曰孝天經地義古今

無改未有當
新君御極之初首勸
主上以違忤
先帝逼逐庶母表裏交搆羅織不休如
李選侍之事者其慘黷尤景傳聞紛紛職不
忍言惟是通國之人痛心疾首長嘆隕泣
而
顧命輔臣漠然不肯維持㝠然不與匡救無論

青史遺譏切恐

皇上天縱聖明一朝悔悟輔臣其作何顏面作

何肝腸乎

先帝命諸臣輔

皇上為堯舜夫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今若此

真可為堯為舜之第一義矣曾晳嗜羊棗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父有愛妾其子終身

敬之不忘今若此真可謂之不忍不忘矣

昔
孝宗皇帝之于昭德宮萬貴妃也人言嘖嘖而
付之不問我泰昌
先帝之于鄭貴妃也三十餘年天下所共側目
之隙而但以篤念
皇祖渙然氷釋也此是何等忠厚何等盛美何
不輔
皇上取法而仍作法于涼乎縱云

選侍原非淑德原有宿憾而婦人女子之常
態獨不能看
先帝面上一曲宥之乎
先帝彌留之日親向諸臣諭以
選侍曾產數胎有有幼女欷歔情事草木感
傷而況我輩臣子乎
先帝以不世出之聖旬日之內作多少好事臣
子輩受多少鴻恩而

玉
體未寒遂不能保一姬女乎職久欲上疏廷
爭但以新進小臣緘口忍泣至今而不得
不望閣下之匡維也但願委曲調護極力
回天令
李選侍得終天年
皇幼女不虞意外則
先帝含笑九原而我
皇上垂芳萬載矣

史臣曰昔輔臣彭時爭
兩宮徽號有責其懷二心者時曰
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為之爭所以不敢
不極言者為欲全
皇上聖德也今
選侍一侍嬪耳繼春獨力爭之不以為全
聖德而反以為黨李氏臣亦曰何所利害而為
之黨耶及夫陽照當空羣姦屏跡當

年以為利而黨者皆因之為害矣故
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
己亥左光斗以繼春致書輔臣遂上言先
是諸臣聞變倉卒趨朝維時大臣從
乾清宮中叩頭執手扶
皇上出居
慈慶宮臣等相顧戰慄此時不守

几筵而避居別殿宮中必有甚不相安之情間
不容髮之勢驚問其故喧傳
李選侍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姦璫布滿
陰為氏心腹
皇上大有戒心不克寧處
君父驚魂未定臣子敢爾即安臣於初二日隨
公疏後有慎守典禮肅清宮禁一疏初三
日宮中震怒禍幾不測賴

皇上保全将臣疏發閣票擬初五日閣臣具揭
再催奉
旨移宮至初六日
皇上登極駕還
乾清宮禁肅然内外寧謐臣等舉手加額共
幸
廟社有靈矣
皇上既當還宮則

選侍之當移宮其理自明白易曉矣惟是自
移宮之後存以大體捐其小過此其特恩
在
聖衷調護在輔相非小臣所能臆度也
史臣曰當時通國議論未嘗不曉然
祗此數人隻手障天搆成大局俄而
暴揚
選侍之

旨下矣誰為為之提于桴鼓耶

三朝要典卷之十七